

● ●
结婚嫁汉，把自己的身体嫁出去是太容易了，
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情感要嫁出去，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
往往是等一辈子，到死了，都还不一定嫁得出去。

初

初婚

婚

吴克敬 著

十年全新修订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初

Chu Hun

婚

吴克敬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8N05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婚 / 吴克敬著. —修订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6

ISBN 978-7-5695-0003-5

I. ①初…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283号

初 婚 CHUHUN

吴克敬 著

选题策划	刘东风
责任编辑	郭永新 姚蓓蕾
特邀校对	巩亚男 王慧子
装帧设计	白砚川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雁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353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003-5
定 价	59.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第一章

“谁的娃娃谁抱上。”娘亲豆菊芳说这话时眉头皱了一下，任喜过听见了，也看见了，她眼皮子一软，就又滚落一串泪蛋儿。任喜过知道，娘亲豆菊芳说过这句话后，还会继续说的。娘亲豆菊芳把这些话说了好几遍了，娘亲豆菊芳说：“你是娘心上掉下的一块肉，娘把你抱着，抱大了，抱不动。娘抱不动你就得寻个人来抱你。我给你说，你还不能怨娘，你要听娘话哩，在娘把你抱在怀里时，你是娘的女儿，娘把你当女儿待哩，乖了是娘的女儿，疯了还是娘的女儿。可你这一出门，就由人家抱了，抱在人家怀里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人家就要把你当媳妇待哩。娘说不好，给你寻下抱你的人，好抱了是一辈子，不好抱了还是一辈子，就看我娃的命了。”

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寻下抱她的人是谁呢？是谷寡婆村的谷梦梦。

谷梦梦年前顶着漫天的大雪，来麦禾营村给任喜过下“日子”。那天的雪可真大呀！谷梦梦来到任喜过家里，他几乎就是一个雪人入了。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欢喜谷梦梦下“日子”，她颠颠地迎住谷梦梦，让谷梦梦站屋门口，返身进到屋子，拿起一把扫炕的笤帚，出来给谷梦梦拂扫满身的落雪，把新衣新帽的谷梦梦从雪中拂扫出来，这才从谷梦梦的手里接过“日子”。“丈母娘爱女婿，前院后院拉母鸡。”沿着渭河边的村子，都是这么说丈母娘的。女婿娃来了，丈母娘拉住母鸡做什么？鸡屁股掏蛋给女婿吃呀。这可有点巴结女婿娃的味道了，但你叫丈母娘怎么办呢？疼爱着的女子就要交给女婿娃抱了，丈母娘巴结女婿娃，也是为女子好哩。接了“日子”的娘亲豆菊芳，按着一个丈母娘的本分，留谷梦梦在家吃了一顿饭，把谷梦梦喜滋滋打发走后，就给任喜过说了这一通话。此后的日子，娘亲豆菊芳逮住任喜过，不论手里是忙是闲，都要把她说过的这通话，带着十分的歉意，还带着十分的警告，给任喜过说一遍。初听，任喜过不仅不哭，甚至还要嘻嘻地笑的。

任喜过笑着说：“给自己找理由吧？娘哎，你是不想抱我了，把我往门外推哩。”

娘亲豆菊芳知道任喜过是给她撒娇的，说：“那我给家里栽个桩，把你拴在娘家好了。”

可是“日子”近了。这是谷梦梦下的“日子”，谷梦梦是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选定的女婿娃。谷梦梦没敢自己做主，他给任喜过下的“日子”，也就是他听两家老人商定下的。这个“日子”可不一般。换帖换来任喜过的生辰八字，封上礼钱，交由算命先生查阅万年历，按照天干地支掐算出来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是要称好“日子”的。算命先生把好“日子”写在红帖子上，谷梦梦捧在手里，去绛帐镇买了水晶饼、蓼花糖、天鹅蛋等五色礼品，谨慎小心地下给了任喜过，这就把他和任喜过结婚前要走的程序全都走完了。他俩就等着这个好“日子”，放花炮、拜天地、闹洞房了。

好“日子”就定在正月初六。在初五的晚上，任喜过天不明就要上路了，也就是说，任喜过就要真的离开娘亲的怀抱，扑进谷梦梦的怀抱里了。这时候，任喜过再听娘亲豆菊芳说那些话，她便乐不起来了，一串眼泪下来，就像冲决了一条大河，喷涌而出的是更大的悲流。

娘亲豆菊芳伸手去拍任喜过满是泪水的脸蛋，只是轻轻的一下，就把任喜过拍软了，软得像一堆柔柔的棉花，倒在娘亲豆菊芳的怀抱里了。

瓦数很小的一盏电灯泡，亮亮地照着任喜过娘儿俩，也照着屋子里为任喜过准备的嫁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的中国，乡镇政府已经取代了人民公社，村组织也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包产到户，大锅饭让位给了小锅。任喜过娘儿俩知道，这是在离她们很远很远的一个叫小岗的村子，村民暗夜里集合起来，在一页粗糙的白纸上自发按上红手印，冒险率先实行的一个农业生产新模式。新的中央人民政府，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推广开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别人家怎么样？任喜过娘儿俩不敢说，她们家是大变样了，如不然，怎么能给任喜过准备那样亮眼的嫁妆呀！洗衣机是双鸥双桶的，录音机是燕舞双喇叭的，自行车是凤凰双梁的……一件一件，都是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卖了家里的余粮和圈里的肥猪，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给女儿任喜过买回来的。娘亲豆菊芳还做得一手好豆腐，

村周围的人都叫她豆腐西施。她做豆腐又赚了一笔钱，所以尽着她的一切可能，要给任喜过陪嫁好，她不能让宝贝女儿任喜过输在初婚的日子里。

灯光照射下的陪嫁，还有娘亲为任喜过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八床被子，一水儿的绸缎面子，或桃红，或玫红，整齐地叠在一起，像是一堵晃人眼目的花墙。为这花墙奠基的，是两口描金的箱子。关中西府的规矩，娶媳妇嫁女，别的陪嫁都是附加，唯有描金箱子，是必不可少的。娘亲听人说了，原上吴木匠的描金箱子好。之所以好，一是用料讲究，二是画工精美，口口相颂，价钱自然也掰得硬实。娘亲豆菊芳的眼眨都没眨，从渭河边的麦禾营村走出来，往返四十里，上原给任喜过背回来两口描金箱子。任喜过忘不了，娘亲豆菊芳把两口描金箱子背回麦禾营村的时候，村里人的眼睛都直了，大家看见任喜过的娘亲，都像不认识似的，交头接耳，是非成了一片。

脱帽富农婆子……她可是精神起来了！

脊背上背一口描金箱子，胸口上抱一口描金箱子，用软布带子绑了，一前一后搭在娘亲的肩上，任喜过也敏锐地看见了。她像村里是非着的人们一样，先看见了描金箱子，然后才看见娘亲。当时的情景是，油漆得通红闪亮的两口描金箱子，打村口一步步挪着过来时，大家以为描金箱子是长了眼睛腿，自己往前走着来的。应该说，那两口描金箱子太打眼了，怎么看，怎么好。红堂堂的箱脸儿，四边全都勾描了琴、棋、书、画那种古雅的但又是新颖的金色镶边；镶边的中间，浓墨重彩地又都画了金光闪闪的斗方画儿，一个是《西厢记》里崔莺莺普救寺会张生的故事，一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十里相送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可都是“四旧”呀！打倒多少年了，如此亮晃晃“复辟”，让麦禾营的人狐疑着、惊讶着，直到描金箱子走到他们跟前，他们看见不是描金箱子长了眼睛腿自己走，而是任喜过的娘亲肩背着走来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低下了头。任喜过没有，她在一阵狐疑和惊讶后，跳着、跑着迎着娘亲而去，从娘亲的肩上卸下描金箱子，娘亲一边，她一边，就又抬着描金箱子走了。

把描金箱子抬回家，任喜过给娘亲端了一碗水，半嗔半娇地说：“娘咋不给我说？”

娘亲豆菊芳喝了一口水，说：“怕把我娃吓着了！”

任喜过说：“娘不怕，我还有啥怕的。”

娘亲豆菊芳说：“是啊，脱帽富农婆子怎么了？啊，脱帽富农婆子没啥怕的了！”

任喜过找来一块抹布，擦拭着心爱的描金箱子上的浮尘，潮湿的抹布在箱脸上拂拭过，使箱脸上的图画更清晰、更显眼。任喜过看着那金灿灿的人物故事，心里喜着，却还问她娘亲。

任喜过问：“这都是什么呀？”

娘亲豆菊芳说：“我有意挑的，一个是《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和张生，一个是化蝶成仙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你不知道，当年娘嫁在麦禾营的时候，你舅姥爷给我陪嫁的就是这样两口描金箱子哩。”

任喜过见过娘亲的那两口描金箱子。破“四旧”时，别人没上家里来，娘亲自己就先把那两口描金箱子砸了。任喜过朦胧记得，娘亲在砸描金箱子前，端了一盆清水，拧着湿抹布，把陪嫁来的描金箱子，很仔细地擦拭了一遍，擦得纤尘不染，就像任喜过现在用抹布擦拭娘亲给她陪嫁的描金箱子一样。最后还用热脸蛋，把描金箱子上的人物故事挨个儿贴了贴，嘴里念念叨叨的，然后抡起一柄带把的斧头，朝着心爱的描金箱子就是一通乱砍乱砸，直把描金箱子砍砸得成了一堆劈柴。娘亲把自己砍砸得披头散发，像个疯癫了的婆子一样，痴呆呆垂首站在描金箱子花红柳绿的碎片前，悄没声息地流着泪。娘亲给任喜过买回那样的一对描金箱子，是追寻自己曾经碎了的梦吗？任喜过不知道，但任喜过说了。

任喜过说：“这是‘四旧’哩！”

娘亲豆菊芳笑了，说：“我还是脱帽富农婆子哩。”

娘亲豆菊芳这一说，放在早前的日子里，不把她娘儿俩吓个半死才怪。现在说，娘亲是笑着的，任喜过忍不住也笑了。

之所以能笑，也敢笑，因为娘儿俩是听着广播匣子里天天讲了，要大家勤劳致富；下村来的公家人，也张大了嘴说，要大家勤劳致富。娘亲给任喜过花钱受累，特意给任喜过陪嫁这对勾画了“四旧”的描金箱子，正是她们娘儿俩勤劳致富的物产哩！

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没少念叨，他们家之所以被划为富农，她之所以被戴了富农帽子，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他们家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人都太勤劳了，都太节俭了。

软在娘亲怀抱里的任喜过，在她出嫁的这个晚上，真想一直赖下去。可是娘亲推她了，哪怕她哭得泪人儿一样，娘亲也是毫不留情地把她推了起来。娘亲说了，哭两声就行了，别把自己的眼睛哭出血来，天明进了女婿家的门，让人见了，还以为你娘我虐待你了。娘亲豆菊芳的话，冷冰冰的，在任喜过的意识里还是头一回，她不解地从娘亲怀里硬挺起来，抹着眼泪不哭了。任喜过突然想，生为一个女子，娘家妈的娇宠原来是靠不住的，日后的路，好走难走，看来都得靠自己走了。

昏昏沉沉，任喜过是怎样睡过去的，她不知道。但任喜过听见娘亲豆菊芳养在后院里的鸡，站在架子上，昂起花红的鸡冠子，“喔喔喔”高叫起来的声音，她睁开了眼睛。

睁开眼睛的任喜过没有从被窝里爬出来，她伸手一摸，摸在一堆棉乎乎的衣服上，她知道这是娘亲为她准备的嫁衣。她从被窝里爬出来，就要脱下为女子时的旧衣服，换穿上这堆扎了花、绣了朵的嫁衣的……这么想着，任喜过抓了一把嫁衣。那红红的锦缎袄儿，那红红的锦缎裤子，可都是娘亲的绣工女活。这一点，娘亲豆菊芳让任喜过佩服得五体投地。任喜过相信，在有了专门的裁缝、专门的缝纫机后，除了她的娘亲，是没有人做得出这么精细的手工活了。正心怀感激地想着亲爱的娘亲，任喜过听见自己独自居住的厢房门咯吱一声响，娘亲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洗浴水进来了。

娘亲呼唤着任喜过，让她起来洗浴。

娘亲说：“谷梦梦下话过来，说他们谷寡婆村今日三门娶亲，哪门抢了先，哪门得风气。”

是个什么风气呢？任喜过不知道，也没问晓事的娘亲。但她知道，渭河从甘肃的鸟鼠山发源下来，曲曲拐拐跌出宝鸡峡，进入此地，滋养出了关中西府，从那时起西府人的风俗就是这样了。为了抢先那个风气，娶亲的人家常常半夜就都上路了。

任喜过想笑：土匪抢亲吗？半夜三更的。

任喜过知道她不能笑了。她在娘亲的帮助下，洗了一遍身子，换上了新嫁衣，坐在炕边上，才刚喘过一口气来，就听见她家的大门被娶亲的谷梦梦拍响了。

娘亲豆菊芳小跑着到了大门口，她是要立即打开大门的，却听见门外人声喧哗，其中就有娘亲豆菊芳熟悉的麦禾营村乡亲，挡着敲门的谷梦梦，向谷梦梦讨要彩门钱……哦，搭彩门，关中西府的风俗哩。嫁女的人家，在村里活得有没有人气，就看嫁女这天的彩门了。人气高的人家，不用请，村里一户不落地都要来，来人摘下绕在脖子上的围脖，解下顶在头上的头巾，往嫁女人家门上能搭的地方搭。不知是否有意为之——西府人家，即便穷得脱了裤子卖，在建屋院时，就算少盖一间房子，也要腾出砖瓦木头，为自家修筑一个门楼的。门楼上吊角挂斗，挑檐重檩，就都是搭彩的地方。红红黄黄、蓝蓝绿绿，五彩缤纷的围脖、头巾，一条一条，重重擦擦，搭在任喜过家的门楼上，让任喜过的娘亲透过门缝看来，心慌得差点晕倒。

脱帽地主婆子！

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抬手捂住自己的胸口。她在这一刻，真正感到她和麦禾营村的乡亲是一样的了。在此之前，任喜过的娘亲不敢奢望，大家会在她嫁女的时候来到她家门楼前，给她家搭彩门的。捂着“怦怦”狂跳的心，任喜过的娘亲没有立即打开大门，她要让村里来搭彩的乡亲，与来娶亲的谷梦梦，尽情嬉闹那么一会儿。

这一时刻，哪怕是唱戏、耍社火的场子，也没有任喜过娘家门外乡亲的喧闹更让任喜过和她的娘亲豆菊芳开心的了。

第二章

两只描金箱子，分别扎绑在两辆自行车的后架子上，箱盖上又各摆着四床被子。再是洗衣机、录音机以及别的陪嫁物品，一字儿排开，全都扎绑在了第三辆、第四辆自行车的后架子上……这是谷梦梦迎娶任喜过的队伍，长长的一溜自行车，花花绿绿地扯开来，几乎是头不见尾、尾不顾头了。一身红绸袄、红绸裤子的任喜过，在娘家几位亲眷的簇拥下，从她出进了二十年的娘家门里走出来，走到谷梦梦把持着方向的自行车前，屁股轻轻地拧了一下，就稳稳当当地坐在后架子上。任喜过的这个动作是熟练的，像她平时练过了一样，谷梦梦也就十分配合地一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踢，在麦禾营村的街道上向前滑了几步，然后抬起另一只脚，从自行车前梁上跨过去，屁股落在自行车的座垫上，双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踏，踩在自行车车阵的最前头，引领着长长的自行车车队，蜿蜒蜒蜒、曲曲拐拐地出了麦禾营村，向着黎明中的谷寡婆村疾驶而去……这个特殊的自行车娶亲队列，行出麦禾营村已经很远了，可是他们还能听得见身后没了踪影的麦禾营村，任喜过娘家嫁女燃放的爆竹声。

任喜过只觉得身边风声呼啸，她想谷梦梦该给她说说说话的，却没有，她就只能自己乱想了。

任喜过首先想，谷梦梦给她下话，说他们谷寡婆村今日三门娶亲，谷梦梦组织了自行车队来娶她。那么那两门呢？他们也是组织自行车队来娶亲的吗？任喜过不敢保证，想了想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任喜过在她初婚的日子，告诫自己不要多想，她知道想什么都是白想，在这一天，新娘子就是一只猴子，一只化了妆的猴子，她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自由，谁想要就能要，要得过了也不要紧。任喜过不要自己多想，然而又不能够，特别是娘家人在麦禾营村为她燃放的送嫁炮仗，一会儿响一声，一会儿响一声，她就不能自禁地又要想谷寡婆村，村里一日三门娶亲，还不

知要燃放多少炮仗哩！

谷寡婆村没有让任喜过失望，在她的自行车娶亲队伍进村的时候，那两门的娶亲队伍也刚进了村子。

当然，这不是商量好的，也不是谁等谁，完全是个巧合。

有了开头一个巧合，就有接下来的第二个巧合，那就是三门娶亲人家燃放的娶亲炮仗了，“噼哩啪啦，噼哩啪啦”，差不多又都抢在同一时间燃放起来了。这一家的二踢脚，“咚”的一声蹿到高天上，“啪”的一声炸响；那一家的二踢脚，又“咚”的一声蹿到高天上，接着“啪”的一声炸响……千字头、万字头的鞭炮，在各家大门外扯开来，一齐爆响着，不知是受了鞭炮齐鸣的影响，还是各家燃放二踢脚的炮手，无意中同一时间点燃了二踢脚的药捻子，使得三家的二踢脚又同一时间“咚”地蹿上高天，再同一时间“啪”地炸响。谷寡婆村在这一天，可是太热闹、太红火了。鞭炮和二踢脚炸响得天上地下满是炮仗炸过后的纸屑，红是红，绿是绿，搅和在一起，先在天上飘飞着，飞着就落到地上，人从上面走过，炮仗的纸屑还会飞扬起来，沾在人的衣裳和鞋面上，个别的，就还飞扬着，钻进人的头发里……原来建得不很规则的谷寡婆村，土墙上、砖墙上、碾盘上、碌碡上、牲口桩子上、官井沿儿上，以及大大小小的石头、高高低低的树木柴垛上，都有人早早地贴上一方手片大的红彩纸。这也是西府的老规矩，人称遮丑红，就像新娘头上顶的红盖头一样，是同一个道理呢。

谷寡婆村的万事万物，按着老理儿，都贴上了遮丑红，但是娶来的三个新娘子，却没人顶红盖头。这该是“破四旧”的功劳了。有些被“破”了的“四旧”，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悄悄地恢复着，譬如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陪嫁过来的描金箱子，譬如谷寡婆村民给村里万事万物贴上的遮丑红，全都不走样地恢复了，可是新嫁娘头顶的盖头布，却彻底地被“破”掉了，没有哪个新娘再顶了。

因为没顶红盖头，任喜过淡淡地抬眼一看，就知道谷寡婆村的三门娶亲人家，一家在自己家的近隔壁，一家远一些，在村子拐弯的西口上。

村子拐弯的西口上那一家，情况是怎样的呢？任喜过还不知道，但和她家隔壁的这一家，谷梦梦没有下话，是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问出来的。心细

的娘亲晓得“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娘亲给任喜过寻找抱她的那家人，问了他们家的情况后，很自然地就把近邻的情况也问了。娘亲问来的情况是，谷梦梦家的近邻是他们谷寡婆村的老支书谷大房家。

谷大房的名声不坏。同在渭河边上，麦禾营村与谷寡婆村隔着小十里的路程，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也早耳闻过谷大房了，知道他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当着谷寡婆村的支书。

村支书不是啥大不了的官，但在一个村子里，就是人见人畏的“皇上”了。

任喜过不知道娘亲豆菊芳为啥没有弹嫌这样一个近邻。到她无法选择地进了谷梦梦家的大门，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不用眼见，仅凭耳闻，就已感觉到隔壁两邻都办喜事，但热闹的程度是大不一样的。她家这边，不论是拜天地，还是宴客人，全都静悄悄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喧哗，没有戏耍，每个人都陪着小心，生怕弄出大的响动，搅扰了隔壁谷支书家的喜事似的。可谷大房家则不同，一台带着大喇叭的收录机，从头到尾地响着，调一个频道唱流行歌，再调一个频道又吼秦腔，交织在一起，没边没沿，无休无止……还有猜拳行令的号叫，喷吐着肉的香气、菜的香气、酒的香气，翻越过两邻不是很高的界墙，直往任喜过的耳朵里鼻子里钻。其间还发生了叫人哭笑不得的事——谷梦梦的几个老亲戚，多年没太走动，这一日来吃谷梦梦的喜酒，结果进错了门，坐了隔壁谷支书家的席，酒斟上了，菜端上了，却突然发现进错了门，赶紧退出来，再进谷梦梦家的门，脸上臊臊的，像染了红一样，埋怨谷梦梦，咋过的喜事呀？弄得这么冷清！

正月里，天短夜长。

热闹也罢，冷清也罢，差不多算是支应过去了。但热闹的谷支书家更热闹了，相比之下，冷清的谷梦梦家里也就更显冷清了！

村支书谷大房的黑棉袄上套了件藏蓝色的中山装，他站在自家的雕花门楼前，满脸的喜气和春风，鞭子赶一般，把他脸上的皱纹全都赶到眼角旁堆叠起来，似乎更加突显了他的喜悦。有人从他家门里走出来，他送上一根香烟，问候一声“喝好了”。有人向他家门里进，他递上一根香烟，叮嘱一声“放开喝，甭怕醉”。眼看着天黑下来，谷大房举手向雕花门楼内的院子招

了招手，就有持事的人推上电闸，把吊在院子棚梁上的灯泡儿点亮了。因为灯泡瓦数大，点亮后一取二用，把雕花门楼内的院子和雕花门楼外的街道，全都照得亮晃晃的，仿佛白昼一般。人潮一波一波地来，一波一波地去，谷大房的中山装口袋，就像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来来去去的客人，能抽烟的他敬烟，不能抽烟的他敬糖。

谷大房把烟敬上去了，就热乎乎地说：“吸着，吸着。”

谷大房把糖敬上去了，就热乎乎地说：“拿上，拿上。”

客人吸了谷大房的烟，拿了谷大房的糖，给他回几句敬奉的话就成了必然。

有人说了：“老支书给娃办事，把人几天劳累扎了。看哩，你的眼睛都熬红了。”

有人说了：“这回给二娃把媳妇一娶，老支书的心事就全了咧，你就尽等着享福了。”

有人说了：“今日这事，办得全村头一份，还是老支书的威望大，脸上有光哩。”

大家用话敬奉着谷大房，他没有不应道理，因此他张着嘴，一遍一遍地应承，先说“全靠乡党帮忙哩，我连个啥啥的力都没出，能劳累个啥？快进屋去，进去了耍吧！我立站门口，是代表我全家欢迎乡亲们来哩”。再说“大炮一响，把儿交给婆娘！咱人老了，要知道老哩，以后就不操娃娃的心咧”。后又说“啊呀啊呀，今日把乡党慢待了，改日有机会给乡党把情补上”。

言语来，言语去，谷大房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大家依着风俗，是来耍房的，新郎谷天明在掀来挤去的人伙里，像他爹谷大房一样，给大家发着烟；新娘上官乐跟在谷天明的身后，拿着一匣火柴，给嘴上叼了烟的人点烟。因为幸福，因为羞涩，上官乐的脸上红扑扑的，洋溢着甜蜜的微笑，一双大大的黑宝石般晶莹而灵泛的眼睛，闪烁着熠熠的灿烂的光色。在学校文艺特长小组里担任主角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农村女娃未曾见过世面的扭捏和惶恐，她落落大方，举手投足是那样得体自然。上官乐似乎有种先天性的体悟，在这样的场合，羞涩一点是应该的，但一定

不能太怯场，越是手足无措，越会惹起耍房人的情绪，他们恶作剧的路数，自然就会像井喷一样冒出来，让人应接不暇、洋相百出。学过一点政治，略通一点辩证法的高中生，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做什么事，掌握主动权是关键的。自由恋爱，甚至不顾本家大哥的激烈反对，私订终身，把自己嫁给谷天明，她知道他是厚道的，厚道得还有点古板，还有点死心眼，正因为如此，上官乐看见谷天明就乐，就爱得不能释手。跟在谷天明身后给大家点烟的上官乐，早把古板、拘束的谷天明看透了，凭他在耍房的人伙里乱钻，还不惹得耍房的人把他俩撕碎吃了去。手、手、手……到处都是手，有些伸来的手已经闪电似的摸了上官乐最为敏感的地方，乳房、屁股……上官乐左闪右躲，可她又能躲得了几只伸来的手？上官乐心想，躲不是个办法，她要主动出击了。她出击的办法是往谷天明的前头跨了一步，从他的手里接过西府乡间最为吃香的地产金丝猴烟，取出两支，噙在自己的嘴唇上，划着火柴吸燃，再从自己的嘴唇上取下来，顺手塞进旁边人的嘴唇上。

上官乐吸燃两根烟，吸燃了就递发出去，也不知她吸空了几只金丝猴烟盒，直把自己一口一口吸着，吸得晕晕的，这才把乱哄哄耍房的人群安顿下来。

上官乐有了喘口气的机会，可她还没把气喘匀，却听人伙里两个半大小子野腔野调地吼唱起来：

扳转肩膀亲上个嘴，
肚肠里结的疙瘩化成了水；
冰糖砂糖尝了个遍，
要数妹子儿唾沫星星甜。

上官乐扭头找着吼唱的小伙儿，她找到了，笑盈盈呼扇着的两只大眼睛，放胆瞅着那两个半大小子，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发起更加强烈的“攻击”。

上官乐说：“啊哟哟，现在都是啥时代了嘛？还唱那老得没牙的调调儿。听我说，要唱，你就唱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

耍房的人静了片刻，受到“攻击”的两个半大小子，羞臊得低下了头。

上官乐“痛打落水狗”，跟着还说：“怕人笑话了？嘿，多大点事儿呀，把头抬起来。”

见惯了新娘子的扭捏，见惯了新娘子的羞怯，纯朴善良的庄稼人，面对上官乐这样的大方和率性，显得既惊喜又新奇。大家静了片刻后，一哇声就又号吵起来了。

大家没敢直接号吵上官乐，而先号吵被上官乐“攻击”得低下头的两个半大小子：“咋的了？像两只斗败了阵仗的小公鸡一样，让开路，旁边就是鸡窝，你俩钻鸡窝里去吧。”

被上官乐“攻击”得已很沮丧的两个半大小子，是不能再被大家奚落了。他俩不甘认输，相互使着眼色，鼓励着，要反击了。

俩小伙齐声大喊：“对着哩，我俩唱得不好，新娘子给咱唱一个。”

高中生上官乐可能会怯别的什么，但唱歌她是一点都不怯的。大家才一起哄，她就挺了挺脖颈，扭了扭腰肢，甩了甩脑后乌黑蓬松的马尾辫，张嘴就说：“唱就唱一个。咱脑子里没记下别的，流行歌儿一串一串的，难不住咱。”

上官乐说话特有气势。几句话说罢，这就极有韵致地唱了起来。

风吹（个）杨柳呀哗啦啦啦……

小河（里）流水呀哗啦啦啦……

震了！上官乐一曲《回娘家》，唱得圆润而甜美，就像原唱朱明瑛来到了谷寡婆村给大家唱了一样，当下把欢笑、嬉闹、嘈杂的耍房人群镇得没了脾气。院子里鸦雀无声，只有上官乐的歌声在飞旋、在回荡。她的歌声是多么轻盈、多么清脆呀，浸透了她一个新娘子满心的幸福和甜蜜。随着她跳跃欢畅的歌声，雅静下来的耍房人，眼睛却像扑了水，湿漉漉的，仿佛看见广袤的田野上绿绿的麦苗、黄黄的油菜花以及清清的渭河水，这些春天才有的色彩扑面而来。

歌声停了。

歌声停了好一会儿，耍房的人群从他们暖融融、阳光明媚的春日幻境里走了出来。叫好声、呼啸声，以及“再来一个”的呼喊声，齐茬茬爆响在村支书谷大房的农家院子里。招呼了一天客人，谷大房累了，从雕花门楼的外面回家来了。他绕开耍房的人群，回到上房他和老伴居住的屋子里，舒服惬意地吸着一根烟，不时地透过窗子玻璃，向喧闹的院子瞥一眼。

儿媳妇上官乐的大方，在他看来就是一股要命的人来疯，他担心他的二儿子谷天明，可能把握不住他自由恋爱的新娘子！

谷大房为二儿子谷天明担心着，却并不反感院子里的喧闹。在谷寡婆村，谷大房担任支部书记的时间够长了，长得他自己都有些疲了。疲就疲吧，不过他是还想担当下去的。院子里耍房的人群，要笑的是他二儿子和儿媳妇，表达的却是他的威望，以及村里的民意。谷大房需要院子里耍房的效果，而且也很享受院子里耍房的效果。

唱小调的两个半大小子，激出了新娘子上官乐的歌声，自己又得意了起来，两个半大小子眨眨着眼睛，相视会心地一笑，就又花样翻新地提出一个耍房新方案。

两个半大小子说：“歌儿唱在这里就算了，我们认输。下来，咱们猜谜语怎么样？”

书面语言说的“猜谜语”，在关中西府是叫“猜估经”的。两个半大小子输了一阵，不相信初来乍到的新娘子上官乐，还能再赢一把，彻彻底底地把谷寡婆村人“震”住。

上官乐是咄咄逼人的，她白玉一般洁净好看的牙齿，咬了一下嘴唇，很干脆地说：“猜么。”

两个半大小子诡色地张开了口，可还没有发出声音，就被上官乐招手制止了。

上官乐说：“咱可要放文明哩。”

两个半大小子咳嗽了一声，说：“那是当然的。不过你也不要往歪处猜。”

上官乐大气地说：“你们说。”

两个半大小子摇头晃脑地说起来了：“光不溜秋没毛，插进里边不饶；

要得饶了，等天明了。”

上官乐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两个半大小子的“估经”才说了个头头，她俊俏的脸盘儿就先腾地大红起来，仿佛熟透的西红柿子，俩小伙把“估经”拆成一个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弹射到上官乐的脸蛋上，把她的脸蛋敲打得都快流出血来。

上官乐两手捂住了脸，咯咯笑着嚷嚷：“胡说的啥嘛？咱规定了要文明哩。”

出“估经”的两个半大小子没有笑，倒绷着脸，做出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说：“这可咋不文明哩？高中生的心眼儿就是稠，谁可让你往瞎处猜哩嘛！其实明白得很，不就是个门关儿，谁家门关儿不是天黑了插上，天明了抽开。”

“哄”的一声，明晃晃的院子里就是一阵哄堂大笑。

两个半大小子得了胜，顿时神气活现，新点子跟上又出来了：“新娘子，这回你输了，给咱老实回答问题，你和天明是咋对上相的？谁先瞄上谁了？谁先撵着谁了？说出来让咱腿泥子也广见广见。”

这个问题的提出，把窘迫中的上官乐解救了出来，她没有回避神气着的两个半大小子，只把她兴奋的、充满了柔情的目光看向恭呆呆的谷天明，自豪而干脆地回答问题了。

上官乐说：“是我瞄上天明的。我给他说，咱俩可要好哩，一辈子都好。”

上官乐说话还要谷天明来证实，谷天明却只笑不答言，惹得上官乐在他腰眼上还捅了两指头。

隔窗看着院子里的谷大房，心里一惊一诧，他想这媳妇儿太胆大了，说话咋那么口畅啊！啥话从她嘴里都敢说出来……院子里耍房的人，有一些跟谷大房是一样的，守旧的他们，对上官乐的开朗大胆，觉得太“那个”了，有些不习惯、不适应。但是，这毕竟是在发骚遭怪的要房过程中，他们都有种“新媳妇三天没大小”的意识，因此也都体会到一种从未经见的新奇与新鲜。听了上官乐的回答，他们一齐掩着有胡子或是没有胡子的嘴巴，扭过头去，“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地偷笑起来。似乎是，大家一下子对这个大胆